

贝拉 著

爱的路上·贝拉作品₃



魔咒钢琴

A Jewish Piano

文匯出版社

爱的路上·贝拉作品 3

魔咒钢琴

A Jewish Piano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咒钢琴/贝拉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8

(爱的路上·贝拉作品)

ISBN 978-7-80741-961-7

I. ①魔… II. ①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7223 号

爱的路上·贝拉作品

魔咒钢琴

作者/贝 拉 出版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刘 刚 特约编辑/陆 挺 装帧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数/210 千

印张/12 印数/1—30 000

ISBN 978-7-80741-961-7 定价: 30.00 元

“我们犹太《圣经》上说，拯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我想说上海就像拯救了宇宙一样。”

——大屠杀幸存者罗莎

引 子

这是一幢青灰色的、临近上海黄浦江的老式居民公寓楼，坐落在北京东路和四川中路交界处，从窗口望出去，掠过蚂蚁般的人群，可以斜斜地看到苏州河水的流动。

自我有记忆以来，祖母就一直住这里。

祖母的家不大。走廊的左侧是小房间，右侧是一间套房，总共约 50 平米。但因为是英国式的老公寓楼，天花板特别高，隔音设备不错；家里的陈设简单，却摆放着一架很大的三角钢琴，黑色的钢琴横卧在白墙的一角，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在暮色里，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跨世纪老人。

这是一架看起来非常有气势的古典钢琴，如果掀开琴盖，可以在钢板上看到刻着的“1858 年，纽约”字样，再将木柱托起琴盖，它立刻就像一只欲展翅飞翔的巨大雄鹰，横度足有六尺。

由于年代久远，黑色的表层油漆已有些剥落，钢板和钢线都已呈暗灰色，木板上更是积满了尘埃。

只有在弹奏这架钢琴的时候，才会领悟到它的非凡，每一个黑白琴键都具有磁性的力量，只要一踩脚踏板，那宏大的音量简直可以穿透整

幢大楼……

这些年来，我的眼前不断重复的是这样一幕情景：在钢琴的对角，一张轮椅上，常常有一双浑浊的眼睛，深深地，深深地凝视着它……然后，她的轮椅静静地滑向它，瘦小的身躯深陷在轮椅中，身上裹着蓝黑方格的俄罗斯毛毯。尽管她的手苍白无力，但还是会使劲地推开琴凳，将轮椅稍稍摇高，迫不及待地用自己的手指在琴键上奏出一串串琶音，弹着弹着，她的目光就会呆呆地落在墙上的那张大照片上。

那其实不是照片，而是海报，是一位叫亚当·乌里扬茨基的美国音乐家在1979年年末，率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来沪演出时的宣传海报。

照片上的亚当，看上去七十岁的样子。他身穿乐团指挥那长款的黑色燕尾服，左胸口上别着一枚金色的扣子，手臂弧型地抬起，卷曲而散乱的头型偏向一侧，那双迷蒙而陶醉的眼睛，执拗地望向指挥棒上那一点金属的光亮。仿佛那一点光亮里，有圣母的温暖和儿时的梦想，是用无数个华彩音符凝结出来的星光。

当她痴痴地望着他时，琴声就戛然而止，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仿佛她身处的世界都消失了，她的手弯曲地搁在琴键上，她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彩，尽管那样的光彩很快就被泪水覆盖了，她从不用手把脸上的泪水拭去，她甚至总是克制着不让自己的泪水流到脸上……

这就是我的奶奶李梅。

奶奶已经八十出头了，她的身体日渐羸弱，每天——不——有时几天才有几个小时的清醒时光。大多数的时间里，奶奶都是在极度衰弱的昏睡中，靠着输液和护士的精心照料，维系着生命。

但每当奶奶神志清醒时，她就会要求起身下床。坐在轮椅上的她总爱一丝不苟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节假日里还会让保姆给自己的唇涂上

淡淡的红，打扮得十分精神，随时都要去赴一个约会似的。

是的，她的生命一直在等待一次重大的约会，她一直在为这个约会做准备；奶奶是个一丝不苟的老人，连轮椅边上毛毯的边角，每次也要被她收到轮椅的里面，

奶奶眼角的皱纹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寂寞的五线谱，只有偶尔笑的时候，才能看到那飞扬的音符。

今天清晨起床，天气格外的温暖，奶奶也特别清醒，她坐在床沿上，把一条很大的四角围巾铺在最下面，然后把衣物一件件整整齐齐地叠上去，除了她最喜欢的衣服、围巾，还有几十年来从没离过身的物品，譬如几件手饰、几封用俄语写的信和一些已发黄的老照片。她把围巾的对角两端系成一个结，另两端也系一个结，打成一个包裹放在枕头旁，好像要去什么地方远行。

“奶奶，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我想出门一次，去很远的地方。”她说。

“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那个地方。”奶奶的声音轻柔得像丝弦的尾音，脸上呈现一种少女般的羞怯，她用瘦骨嶙峋的右手指了指北去的方向，她的手指呈弯曲的形状，关节处突出，这是她弹了大半世纪的琴的后遗症。

我不敢看奶奶深陷的眼窝，只是默默地将她那冰凉的手握在我手中。

“奶奶，我知道了，不就是列宁格勒吗？如今它叫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了。”

奶奶在听到列宁格勒的那一瞬间眼睛亮了一下。

“奶奶，我们一起去外滩看看！等你身体好点，我真的带你重游圣

彼得堡。”

“等等，孩子。”她用手势示意让我把她推到一面穿衣镜前。

她在镜前理了理头发，并自言自语：“我真不敢照镜子，怎么成这样了，还好亚当没有看到这个鬼模样。”

近年来，“亚当”这个名字，奶奶提得越来越频繁了。

黄浦江的江面上，响起了游船的汽笛声，我推着奶奶的轮椅上了甲板。随着游轮渐渐离开码头，奶奶的脸上突然出现了少有的兴奋表情，她的双眼眺望远处，神情激动，用俄语轻轻地发出一串音“伏尔加河……列宁格勒……”

是啊，对于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一幕幕往事都像烧焦的陈年拷贝，断断续续地闪现在她的脑海里。

“奶奶，我说过，等你身体好一点，我就带你到最难忘的地方去，放心吧。”我哄着奶奶。

“可是，我却再也见不到亚当了，就算见到他，他也认不出我来了。”说这话的时候，奶奶的脸上闪过一种无奈和凄婉的神情。

那天晚上，奶奶又让我将她的轮椅推到了钢琴前，但她却没有弹琴，而是呆呆地坐着。

“孩子，一切，都是因为这架钢琴。”奶奶说，“我的日子不多了，贝，让我告诉你关于这架黑钢琴的故事。我和亚当，还有一些人，这琴，注定了那一切命运。”

“奶奶，你说什么呀，是不是老糊涂了，你的日子还很多很多啊，我们不是要去列宁格勒吗？关于这琴，嘻嘻，我早就猜测出来了，一定是记载了你和亚当的浪漫故事，要不，你怎会如此珍爱它？”我走到奶奶身边，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

奶奶笑笑，满脸的皱纹像盛开的花朵。木讷，羸弱，糊里糊涂的奶奶突然像回光返照，恢复了她自信而敏锐的笑容，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奶奶，奶奶意味深长地说：“我今天不糊涂，我很清醒。听我说，我的孩子，一切都是因为这架钢琴。这是个秘密，是的，秘密。”奶奶努力地把干瘪的嘴唇凑近我的耳边，小声说：“你听完了，就知道奶奶一辈子在和一個魔咒打交道……”

我悚然一惊。

奶奶微闭着眼睛，嚅囁着：“如今都不能不相信，那真是一个命运的定数……”

1858年，在纽约，有一位英裔美国牧师，名叫罗伯特·琼斯，他从一位当地著名的钢琴制作师那儿买下了这架钢琴送给新婚太太琼，他们度过了三年幸福恩爱的时光。琼，一个酷爱弹琴的年轻女子，自然对这架钢琴爱不释手，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弹琴，而且每天都将钢琴擦得锃亮，她常常把黑亮的钢琴盖当作梳妆镜，从里面窥探自己的美丽。

有一天她和丈夫出席一场夜宴，归家已是午夜，她没有立刻随丈夫进卧室休息，而是一个人来到客厅，坐到了钢琴前。当然，夜已深，她没弹琴，但那黑白的琴键却在她的中心一起一伏地弹奏了起来——她感到心中有一团热烈的火焰在燃烧，是的，她无法忘记在晚宴上邂逅的那个男人的眼睛。他是艺术品鉴赏师，有一双灼热的、足以融化人的目光，尤其是他高雅非凡的气质，迷人的举止，漂亮的胡子，深深吸引着她。她的芳心大乱……

这位身为钢琴老师的琼也是一个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她都在自己丈夫当牧师的教会里为前来做礼拜的、唱圣歌的教民担任钢琴伴奏。

但这一次，她的琴弹得三心二意，老出差错，虽然被众人响亮的歌声掩盖了，但他的牧师丈夫还是听出了她凌乱的心音。

她在家尽量克制着自己心中强烈的情感，她也努力以宗教的信仰来战胜自己的胡思乱想。但是，也许那个男人注定是她命中该相遇的人，没几天，她竟然在一个街角碰上他；他们都停下了脚步，互相望着，他们都在对方的眼睛和憔悴的脸上，读到了彼此苦苦的思念和饥渴的欲望。于是，他们突然忘情地热吻起来，迫不及待地相拥着走近了附近的酒店，他们在缠绵的欢爱中写下永远在一起的誓言……

整整一年，牧师将自己关闭在人去楼空的家里，痛苦不堪，但他很快凭借上帝的启示回到了平静之中。他决定卖掉那架钢琴，因为往昔带来的欢乐已成伤痛，何必再睹物思人？于是，他张贴了广告。

次日一清早，他就被一阵叩门声吵醒，原来是一位受人委托来买琴的黑人妇女，交谈中发现真正想买下这架钢琴的正是他的前妻琼，于是，牧师分文不收，且打电话叫来搬运公司的工人，付了运费，将琴送到琼的住所。

琼着了魔似的迷上了那个男人，她甚至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死。有一次，因为琼的母亲生病，她回了一趟老家明尼苏达，在家乡的医院她在陪母亲治病的同时，也被证实自己已经怀上了孩子。于是，当母亲的病情稳定后她就火速地赶到了纽约的家，她想给爱人一个惊喜，她想象着他一定会高兴得一把将她抱起来……然而，让琼承受不了的是，当她轻轻打开家门，居然看到了她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幕——她的男人背对着大门，裸身站着与一个陌生女人狂热地交欢，更让她气晕的是那个女人竟躺在她心爱的钢琴上，双脚还敲打 in 琴键上。由于他们沉浸在肉欲的极度状态中，并没有发现琼已进来，他们继续说着最淫荡的话，做着最

的心灵十分孤寂。她很少同照顾她起居生活的姨婆交流，她寄情于钢琴，常对着钢琴喃喃呓语，抒发自己的心事。有一次，在她十五岁那年的一个黄昏，姨婆去码头买鲜鱼去了。像往常一样，那位钢琴男教师来给他上课，在上到一半时，那教师突然发疯一样地抱住小女孩……

少女从钢琴边的厚地毯上爬起来时，已经是夜深了。她瘫软无力地坐在钢琴前，呆呆地不知在想些什么。没多久，姨婆回家了，买来了许多条鲜鱼，她像往日一样吃了晚餐，并没有对姨婆说什么，就回到自己房间，坐到了钢琴前，她若有所思，如一尊雕像，一动不动。

第二天，钢琴老师没有来，第三天还是没有来。第四天的时候，少女就直奔钢琴老师的家，当钢琴老师打开门看到少女时，吓得浑身直哆嗦，声音颤抖地说：“那天，真是对不起，我酒喝多了……”

少女一声不吭就走进了他的家，并在靠墙的那架立式钢琴前坐下，“老师，什么都没发生过，请你继续每天教我弹琴。”她头也没回淡淡地说。

钢琴老师走到她的面前，起先在琴键上示范的手因紧张而微微颤着，见少女一如往昔的专注，也就自然放松了。当他要求她在琴上将新曲演绎一遍时，她那一双如玉般光滑的手却在琴键上停住了，她微微抬起头，柔情似水的目光深深凝视着钢琴老师，渐渐地双眼盈满了泪水。她猛地扑向他的怀抱，她闭上眼睛吻他，并迅速褪去了自己的衣裙……

就这样，少女再也离不开钢琴老师了，她爱她的钢琴老师，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生命中的初恋里，而且，几乎每天他们都要狂热地在一起，甚至比弹琴的时间还长，少女感觉到当他落在她玉体上雨点般密集的狂吻，就仿佛是少女自己那在琴键上的手指。她无法遏制、不可自拔地恋上了那份狂烈的节奏。

不堪入目的举动……

琼气疯了，那一刻她完全丧失了理智，为了这个男人，她不仅在教友面前丧失了名声，离开了世上最珍爱她的牧师丈夫，如今覆水难收，她的罗伯特肯定不会接纳她了。她没有退路、无法忍下这个耻辱，于是顺手拿起一把斧头，朝自己男人的后脑勺猛砍下去，男人当场倒下，她也被警车带走了……

在法庭公开审讯庭上，尽管她的辩护律师为她做了辩护，特别是她的牧师前夫也从宗教角度为她辩解，但是，罪证俱全，琼被以二级故意谋杀罪定论判处终身监禁。当她被囚车带走的时候，她请求法庭给她一分钟的时间，她走到她的前夫面前，跪在他的脚下，抱着他的腿，连连说：我太蠢了，我太蠢了，我看错人了，我不配拥有眼睛，说着就死劲地去抓自己的眼珠，当被人发现且阻止的时候，殷红的血已从她的眼中流出……牧师泪如雨下，悲伤难抑，当场心肌梗塞，死在法庭的门外……

琼的律师受琼的委托，代她卖掉了房子，也包括那架——她心爱的钢琴。

买下这架钢琴的是一位在纽约经商的新西兰商人，他在新西兰有一个正在学琴的独生女儿，他准备将此做为给女儿十五岁生日的礼物，就这样，这个见证了原罪与生死情仇、黑亮得有几分神秘的庞然大物，被装上集装箱，飘洋过海，来到了新的家。

小女孩名叫安妮，对这架钢琴喜欢得如痴如醉，常常练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晚上弹着弹着，竟扑在琴键上睡着了。

小女孩自幼失去了母爱，父亲又常年远涉重洋在外经商，因此，她

然而，钢琴老师有妻室，他在市镇上教琴攒钱，老婆孩子则在小岛上种地种菜。他每隔两星期或一个月就要回岛上去一次。

这也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少女在天天纵欲下竟怀孕了，而且少女的大商人父亲不日将返回新西兰。

钢琴老师自然整天处在胆战心惊中，他前思后想，终于决定搬离这个市镇。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在哪一个小岛上，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钢琴老师失踪后，那少女就疯了。

她天天坐在家中的黑钢琴前，一忽儿大笑，一忽儿大哭，当她见到她的父亲回来了，就褪下自己的花裙，拉起父亲的手就往神秘的花丛里探索……

父亲惊呆了，如此可爱天真的小女孩怎么两年不见就判若两人，变成一个发疯的小女子了。

她被送往医院，没多久她就生下了一个女婴，女婴被慈善机构抱走了。她的情绪也渐渐地稳定下来，在父亲终日悉心照料下，她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她被接回了家。

父亲为了独生女儿，决定再也不离开家了，然而女儿回到了家后，见到钢琴，又变得疯疯癫癫了，手指使劲地在琴键上猛敲乱击，披头散发，情绪激越，一刻也无法停息下来，完全就是那双在舞台上的红舞鞋，幻想是她的钢琴老师正在她的身子里刮起了狂风骤雨，掀起了巨浪滚滚的高潮……

父亲狠了狠心，就将那架钢琴捐到了孤儿院里去了。

孤儿院里有一位女教师叫珍妮，她本人也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她瘦瘦小小的，内心却非常坚强，是另一个“简·爱”，她成了这架钢琴

的新主人。每天上午，她总是弹着琴，教孩子们唱歌。

她悄悄爱着从爱尔兰来新西兰传教的孤儿院院长。但是，院长早已有了妻室，她就将这份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苦苦守望着这段神圣的精神之恋，终身未嫁。

珍妮没能成为别人的妻子，却做了无数孤儿的母亲，她将母性的关怀照射到每一颗孤寂的心灵里。她的琴艺十分普通，但琴声却流溢出无限的温情，给那阴森森、冷清清的孤儿院涂抹了一层暖色。

八年以后，孤儿院解散了，传教士院长也要启程返回故乡爱尔兰了。临行前，院长为了表彰珍妮多年来对孤儿院的贡献，就将那架钢琴赠送给了珍妮，珍妮真正地成了这架黑钢琴的主人。

从此钢琴终日陪伴着孤单的珍妮，她每天都弹着琴，思念着自己最爱的院长，她以自己的爱魂追逐着他离去的脚步，她把钢琴当作院长，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泻在琴声里，最后，她死在了钢琴旁……

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不知自己的故乡在哪儿的孤儿珍妮，死前将所有的遗物都留给了房东。那位房东有个嗜赌的儿子，很快就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钢琴当掉了。

当时，有一位波兰犹太人钢琴家亚当来新西兰旅行。他是一位年轻的钢琴诗人，在波兰的知名度甚高，当他偶然经过当铺，眼睛朝那架钢琴一瞥时，竟站住了。他走到钢琴前试了一下音，音质散发着磁性般的亮丽，有一种金属般的穿透力，他本来只是随便试试音的，不想激情难抑，竟弹奏起肖邦的钢琴协奏曲，直到掌柜的手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按了几下，他才从乐境中走出来……

他如获至宝，十分爽快地付了钱，次日就让海运公司运到了波兰。然而也就是1938年，波兰在德国法西斯的压力下，开始了排挤犹太人的

活动。亚当一家只好去了列宁格勒，这琴也随着主人再一次流浪到了远方。

奶奶讲到列宁格勒的时候，疲倦地闭上了眼睛。我知道奶奶累了，想要扶奶奶到她的房间休息。奶奶挣扎着不让我推她进她的房间，好像不是因为累，而是陷入往事那痛苦而深邃的旋涡中，身心和精力被遥远的时光撕扯成一缕缕细微的游丝……

“真没想到……”我抚摸着奶奶瘦骨嶙峋的手，感慨道：“咱们家的琴居然经历了那么多的故事。”

“孩子，真正的故事还在后面呢！让奶奶慢慢地告诉你。”

奶奶示意我把轮椅推到窗前，她的目光透过夜色中的灯火，停留在苏州河的水面上。水面上波光粼粼，小船里的灯光若隐若现。我怕冻坏了奶奶，因为我感到冷风从窗玻璃的缝隙中吹了进来。

我拉上厚厚的紫绛红窗帘，转身就将奶奶推进套间的中央，在老式的壁炉里点起了木炭。木炭的火光映红了奶奶的脸，“奶奶，你今天累了，要不要先去睡？”我问。

“不，孩子，我今晚一定要把故事都告诉你，我脑子难得特别的清醒。”

奶奶不肯回到那张她躺了太久的床，好像躺上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似的。

我将奶奶从轮椅上抱起来，放在松软的布沙发上，这期间，她的手一直紧紧地抓着那条方格的俄罗斯毛毯，像抱着一个宝贝似的。

我给奶奶倒了一杯温水，喂了药，然后用木盆盛上了热水，给她泡了脚，这才让她舒舒服服地半躺在沙发上，我端来一把椅子坐在奶奶的

面前。

“后来，后来呢？”我像小时候追问奶奶讲童话故事那样，追问当那架神奇的钢琴到了列宁格勒以后的遭际。

“后来，”奶奶说，“我就遇上了亚当·乌里扬茨基，遇到了这架钢琴……”

1

1941年早春3月，列宁格勒郊外的森林一片苍郁，一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绿。沿着小径走去，能听到湍急流淌的水声，那是从几块岩石的缝隙里汨汨涌出的水流，顺着水的方向，可以看到一条蜿蜒的小溪，而一幢红砖白窗的两层高别墅就依水而造。

此刻，这别墅的男主人、年轻的波兰钢琴家亚当·乌里扬茨基正在客厅里的三角黑钢琴前弹着琴，他不时地在自己的谱子上做着只有他自己才会明白的各种记号，他正在为一场肖邦作品的全国巡演做准备。

那本厚厚的谱子上是：

第一乐章：非常庄严的快板

第二乐章：浪漫曲（小广板）

第三乐章：回旋曲（活板）

F大调第四号夜曲（作品第15号之一）

升F大调第五号夜曲（作品第15号之二）

升C小调第七号夜曲（作品第27号之一）

降D大调第八号夜曲（作品第27号之二）